

叶适是《龟潭庄记》作者

程峤志



华溪北路龟潭庄公园梅花林 周跃忠 摄

《龟潭庄记》详述南宋永康名臣林大中私家园林龟潭庄之风光，行文孤峭修洁，澹雅从容，俨然是名家手笔。文章初见于《康熙永康县志》卷十六，又见《道光永康县志》卷十二、《光绪永康县志》卷十五，后两者盖因袭前者。

此文署名叶通，然叶通此人籍籍无名，生平仅永康县志注云“五云，盖意指丽水缙云县人（五云为缙云雅称）。但遍寻缙云历代方志，并无其人。这就奇怪了，文章俨然是大家水平，而生平却无法考证，差异如此之大，于宋代人物中亦罕见，其中隐情真耐人寻味。

永康文坛数年前关于《龟潭庄记》作者，也有一番争论，景象颇热闹。笔者留心于此，经年沉潜文献之余，大致理清事情之源委脉络。现不惭谫陋，芹献如下：

俞希鲁《读龟潭庄记序有感》献疑

早期文献能佐证《龟潭庄记》作者的极少，元代永康县令俞希鲁所撰《读龟潭庄记序有感》是其中佼佼者，其文云：

余曩闻林正惠公龟潭庄之胜，嘉泰、开禧诸名卿往往皆有题咏。及来永康，访其遗迹，则荒烟野草不可复识，世殊事异，固自当尔。然诗书之泽未艾，子孙犹克守其家学。一日，子章以缙云叶公、四明楼公诗文见示。伏而读之，则亭台、泉石、花竹之可游、可钓、可玩者宛焉如在，不翅身履而目击之也！吁！土木之兴废有时，而文字之流传不泯！感慨之余，因书卷末。时至正甲申三月六日知县事京口俞希鲁谨跋。

文中所称“缙云叶公”无疑即《龟潭庄记》作者。因为俞希鲁文章名《读龟潭庄记序有感》，而“四明楼公”为明州鄞县人楼钥，他题咏龟潭庄记的作品是《林和叔龟潭庄》，是一首七言古诗，相当于俞希鲁所提的诗。且俞希鲁所称“亭台、泉石、花竹之可游、可钓、可玩者”正是《龟潭庄记》的内容。

缙云叶公与下文“四明楼公”有互相对应关系。四明指明州，唐代因四明山而设，后世习惯以四明称明州。所以“缙云”应指缙云郡，唐天宝间改括州置，治所在括苍县（今浙江省丽水市），因缙云山名。缙云郡包括治下的缙云县，但不必然等于狭义缙云县（雅称五云）。

俞文称“诸名卿往往皆有题咏”，可见在其心目中，“缙云叶公”“四明楼公”皆是名卿巨公。楼钥明州鄞县人，为隆兴进士，曾担任起居郎、中书舍人兼知制诰，为皇帝立言，文名远扬，后官至参知政事，有煌煌文集《攻媿集》一百二十卷，固无愧称名卿。而若按《康熙永康县志》所称《龟潭庄记》作者是叶通，则翻遍古今丽水方志，也无此人。此其疑之一。

注意到俞希鲁行文先诗后文，以缙云叶公、四明楼公诗文见示，而排名却是作文的缙云叶公在前，而作诗的楼钥在后，颠倒了诗文作者的次序，这是极其特殊的现象。除非在俞希鲁这代文人心中，缙云叶公文坛地位要远高于楼钥，否则不会如此反常。但叶通此人在宋代文坛却毫无影响。此其疑之二。

《龟潭庄记》署名叶通，此人在传世文献中几乎缺席，而与去古未远、娴熟宋代文献俞希鲁的揄扬，构成深刻矛盾，说明这个叶通可疑。

叶通是叶适之误

这个叶通究竟是谁呢？

扩展搜寻范围，终于在福建《同安县志》卷二十九见到了署名叶通的《朱文公祠记》。这也是存世惟一宋代叶通的文章，是南宋嘉定间（1208-1224年）为纪念朱熹曾任同安主簿，知县毛当时修建祠堂所作的祠记。

可惜，此文并不是什么叶通所写，而是赫然见于叶适《水心集》卷十，题名《同安县学朱先生祠堂记》，两者内容几无差别。这说明《同安县志》所载叶通，实无其人，真身乃是鼎鼎大名的叶适！地方文献流传中出现了讹误，将叶适错成叶通，徒贻误于世人。

那么叶适是如何致误成叶通的呢？

比较适和通字，左边同为走字底，可置而不论。而右半形体结构完全相同：两字皆分上下结构，下部核心构件皆是“冂”。仔细辨认，两字“冂”上和内部字形构件也极其相似。是以无论刻版，还是书写，两字都极易混淆。实践中往往易将适误认成通字。

再者，若将叶适代入俞希鲁题记，则前述献疑皆可涣然冰释。叶适南宋光、宁之际，即任太府卿，更官至正三品宝文阁学士，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名卿。其在吕祖谦等大儒去世后，固为儒者之宗。宋代文章选本如《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《永嘉先生八面锋》《十先生奥论》等大量选录叶适散文，在士人中影响力又远非楼钥所及。其门人吴子良在俞希鲁时代更被推为一代宗师，其在元代文坛有巨大影响。

而且叶适原籍龙泉，后迁居温州瑞安，龙泉历史与现今一直为缙云郡属县，又与缙云叶公相当。

叶适与俞希鲁题记的颂扬能对得上，而且其错成叶通也有案例可参照。

那么，这个叶通，理当便是叶适。

《龟潭庄记》与叶适《海棠亭记》遣辞比较

再由遣辞风格分析《龟潭庄记》。

名家作文遣辞炼句，都会有个人鲜明风格。比如李商隐七言律诗浓艳明丽的风格，与他特定的遣辞炼句形式有密切联系，甚至有些细微的词汇，可以显示个人独特的偏好和习惯。故文学研究也好，书画研究也好，常常以诗文无意间流露的这类词汇来判定作者。

距龟潭庄不远的苏溪，保存有一篇叶适《海棠亭记》，此文不仅描述景物与《龟潭庄记》类似和互补，而且遣辞风格与《龟潭庄记》比较，又非常相似。

比如石壁峭出和岩石峭壁，富人贵公子和僚属亲友及诸公

子，这类遣辞组句和文章手法象是个人写作的习气。特别突出者，则是《龟潭庄记》中西为望邑，屋数千家，朝暮烟霏葱蒨，与《海棠亭记》中四望烟村杳霭之间，葱蒨之峰，两者的构景、句式风格相当一致。句中葱蒨，这个词，非常具有个性，可作观察作者遣辞的突破口。

葱蒨指青郁的林木，其近义词为葱茏，但蒨字更偏向鲜艳、华丽的色彩。通观《全宋文》，使用葱蒨作语汇者，即使包含其拆解的变形体，也仅有37例，使用频率相当的低。个人使用率最高者是吴儆，也仅在两处使用此词。其次即叶适，在《水心文集》卷二十九《题张声之友于丛居记》中说“山回水明，葱秀蒨蔚”，使用了葱蒨拆解的变形体，但若考虑《海棠亭记》中四望烟村杳霭之间，葱蒨之峰之葱蒨，则叶适在整个宋代文学群体中，葱蒨使用率与吴儆并列第一。

再考虑葱茏，则《全宋文》中仅10处使用此词，吴儆的使用率是0，但叶适《水心文集》卷十《瑞安县重建厅事记》中“平视海门，众山葱茏”，却使用了这个词。合而言之，叶适在宋代文学群体中，葱蒨或葱茏使用率最高，说明他对此词有偏爱。

在探究《龟潭庄记》与叶适关系时，相邻地方又出现了一篇叶适《海棠亭记》，此文也提及“贯乎龟潭于花溪”，这本身就不寻常。且经过遣辞风格分析，《龟潭庄记》中有见证叶适个人风格的葱蒨遣辞，再次印证了叶通即叶适。

这足以说明，叶适即《龟潭庄记》作者。

余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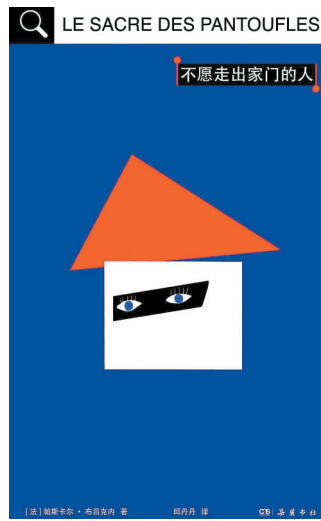
通过上述论证，《康熙永康县志》署名叶通的《龟潭庄记》，为龙泉叶适所作已是昭然若揭。所谓叶通，为古籍文献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。

古籍流传过程中讹误在所难免，即使是人人奉为圭臬的儒家群经，因传写而造成的错误也比比皆是。唐代陆德明撰《经典释文》，对儒家十三经讹误一一例举证据予以纠正，到了清代乾嘉之际，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更撰作《读书杂志》《经义述闻》，以考证纠错群经诸子而知名，使之成为一代专门之学。地方文献较之群经诸子，严谨程度又等而下之，其中莫名其妙的讹误更是多如牛毛。

吾辈当引文据典，考订明辨，是为吾辈之责！

《龟潭庄记》不见于《水心集》，亦可看出叶适有删汰文章的习惯。前述美国汉学家田浩发现的宋本《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中就有许多重要文章未见《水心集》收录。这说明叶适对自撰的诗文，特别是庆元党禁期间所作，去取有近乎严苛的标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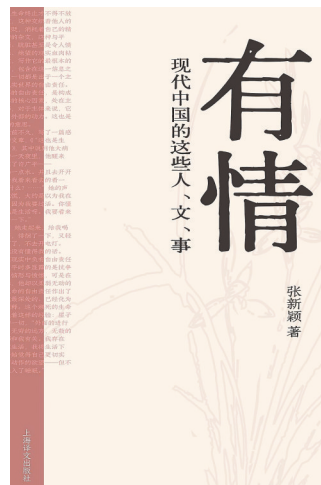
好书推荐



《不愿走出家门的人》

家，已不仅仅是容身之所，更是一个逐渐令外出变得多余的全功能茧房。倦怠与过劳、社交恐惧、普遍孤独、浪漫主义的萎缩，让越来越多的人避居家中。而无论从工作到娱乐，还是从社交到消费，所有的生活必需都可经由指尖轻触手机屏幕得到满足。在这部充满洞见的作品中，哲学家布吕克内勾勒出一幅“足不出户便可安度余生”的社会图景，从社会学、心理学、历史等多维度探讨了宅家、茧居等社交退缩现象，从社会学、心理学到历史、哲学，多维度梳理茧居躺平的历史，揭示背后暗藏的时代精神危机，同时引用了居家的奥勃洛莫夫、身在工位的巴托比等故事，金句迭出，引人入胜。

作者帕斯卡尔·布吕克内，法国当代著名文学家、哲学家，擅长用深入流出的笔调呈现高深的哲理，主要作品有《无辜的意图》《窃取美色的贼》等。



《有情 现代中国的这些人、文、事》

本书书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著名作家，如鲁迅、许地山、巴金等，截取这些20世纪重要知识分子人生经历中的片断，勾勒出每个人物的侧面或其重要方面。全书始终贯穿有情之旨意，既是书中文人生命中荡漾的感情，亦是作者写作此书时倾注的真情。我们常常说起他们，不仅是追怀文人旧事，沉迷文采风流，更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面对今天和面对自我的一种反应。如果这种反应能够化为对我们自己的现代传统的自觉探寻，那么保存在他们身上的现代中国的文化记忆，现代中国的心灵信息，就是需要我们一遍一遍去重新激活的丰富资源。

作者张新颖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、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、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。